

獨立藝術家

生存博奕之一

編者按

香港作為國家「十四五」規劃中「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」，承辦國際大型藝術品展會愈來愈多、主辦藝術盛事愈見頻密，以千億規模打

造西九文化區，以千帆競發之勢重塑亞太藝術版圖。當全球藏家在香港巴塞爾藝術展、藝博會與各大拍賣場中一擲千金時，畫廊及代理人笑逐顏開，不禁令人想到獨立藝術家又能否分一杯羹？香港文匯報記者特意走訪一批獨立藝術家，他們的獨立藝齡從幾年到50餘年不等，聆聽他們艱苦中不放棄所愛的故事，分享他們在生活壓力下追尋夢想的快樂；與他們一齊探討未來，剖析香港獨立藝術家在商業邏輯與創作自由間的生存博奕，站在繁榮發展藝術盛景的另一個角度透視香港本地藝術生態。

●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夢薇、樊慧杰、丁寧

港藝術家破局之道 尋求藝術商業共融

# 「獨立」貴在堅持

在

香港巴塞爾藝術展的璀璨鎂光燈下，全球藏家爭相競逐天價藝術品的同時，一群游離於畫廊體系之外的獨立藝術家，正以獨特的生存智慧在資本浪潮中守護這座城市的藝術靈魂。在這片被多元文化浸潤的土地上，有一群香港獨立藝術家以獨特的生存智慧遊走於傳統與現代、本土與國際、商業與藝術之間——他們既需在國際藝術的視野中琢磨獨立的藝術表達，也需直面日益激烈的市場競爭。這些獨立創作者正以「既獨立於世界藝術潮流之外，又不與之相背」的姿態，在全球化資本與自我的藝術創作探索中尋找微妙平衡。

他們或藏身於葵涌工業大廈的工作室，或穿梭於灣仔舊樓的廉租空間，用創作對抗著「貴」字當道的香港藝術生態。從嶺南畫派的筆墨傳承到Instagram上的十萬粉絲IP，從半世紀堅守的民間支持網絡到跨足大灣區的商業實驗，這群「一人成軍」的香港藝術家，既是香港藝術多元基因的載體，也是全球化資本與本土文化角力的見證者。他們是如何生存的？又面臨何種挑戰與未來發展的可能性？巢錫雄、何紀嵐和青山不墨（賴逸橋）便展現了在商業與創作自由之間尋求平衡的多元路徑。

作為擁有50年獨立藝齡的繪畫、雕塑家，巢錫雄親歷了香港藝術生態的數次變遷。他直指現時香港藝術環境下，本土藝術發展存在結構性缺陷：畫廊缺乏對新晉藝術家的長遠培養規劃，政府資助更傾向機構而非個體創作者，導致不少藝術家往往需「一人成軍」，走上「獨立」道路，大多需通過策展和商業合作維持生計，但是既創作又自營的模式，導致藝術家們將大量精力消耗在非創作環節。

巢錫雄回憶自己藝術生涯最困難的時期是剛剛成家時，一方面家庭需要經濟支持，另一方面自己在藝術界還沒有闖出名堂，只能白天全職做平面設計工作，在夜晚和假期的閒暇時間搞創作，這樣慢慢積累經驗和名氣。堅持「捱」了約二十年，後來他接到了第一份大型的商業創作邀請。有地產公司看到巢錫雄的作品，邀請他為新地盤創作雕塑。巢錫雄表示，自己沒有經



●每年都有約100位獨立藝術家參加新藝潮博覽會爭取讓作品曝光的機會。受訪者供圖

理人，一個人就是一個團隊；對接需求、設計草圖、監督生產、完成創作。後來，這類商業合作成為了巢錫雄的主要收入來源，他更喜歡稱之為「藝術商業共融」。

商業合作是否影響創作自由？巢錫雄認為，藝術家需平衡理想與現實。「經濟壓力對藝術家是絕對影響，沒有經濟支持，哪有心情搞什麼藝術？」因此，巢錫雄一向重視商業合作機會，他表示，自己將二者分得很清楚。作為獨立藝術家，在商業合作時要充分遵循甲方的意見，最終作品未必是自己的風格，因而不能算自己的創作。他亦將二者的創作時間劃分清楚，不會令商業創作侵蝕自由創作時間。

巢錫雄的工作室位於葵涌的一個工業大廈，他於約20年前在此買下一間近千呎的房間，他表示，當時價格不算高，對自己能擁有一個創作源泉的孵化基地很滿意。在這間工作室內，他創作了許多記錄香港社會生活的作品，有些因具特殊意義而不做出售，巢錫雄認為，這份對社會的洞察力和表達自由，也是獨立藝術家特有的。

## 需平衡創作理念與商業需求

書法藝術家青山不墨（賴逸橋）早期從事市場與品牌工作，她在2016年到2017年左右，臨近30歲時，陷入對未來發展的思考，最終決定辭去市場工作，給自己一年時間休息並做想做的事。她在社交媒體以「青山不墨」之名分享書法和人生感悟，不久後結識香港傳奇設計師陳幼堅。當時她向陳幼堅闡述了在酒吧舉辦書法展覽的理念，得到陳幼堅的認可與幫助，展覽迅速籌備完成並大獲成功，作品全部售出，引發媒體及業內人士關注。但她拒絕畫廊邀請簽約，選擇以獨立藝術家身份發展，開啟了與不同品牌、機構在商業、創作及產品等多方面的合作。

「做藝術家要面對的首要問題就是『不穩定』，如果要堅持自我，就需要接受經濟收入不夠令人滿意的情況，如果希望能有更好的收入條件，就大大方方去掙錢，不要嫌棄商業束縛多。沒辦法兩者兼顧的時候就要接受現實，如果一定要堅持純粹創作，沒人會阻止一名藝術家去做自己。很多時候心寒，是因為沒有想開、沒有擺平自己的心態，想開了其實都沒什麼，人貴在通透。藝術家只是個標籤，最重要的還是要過好自己的生活。」

談及作為獨立藝術家在香港藝術市場的發展，青山不墨指出，首先在經濟方面，獨立藝術家會面臨很大的經濟壓力，她以自己為例：「我在香港時，每月工作室租費及個人生活開銷大約5萬，而作品製作成本也非常高昂，較大的書法作品在進行裝裱時，低則要三四千港幣一張，高則五六千港幣一張，甚至可能價格過萬。另外，在香港辦展覽如果沒有畫廊或贊助商支持，僅場地和製作費等就至少需花費15萬到20萬。」為維持生計，獨立藝術家不得不參與商業機構合作，但這需要在個人創作理念和商業需求之間艱難平衡，長此下去可

## 組織民間基金支援創作 巢錫雄：藝術不是奢侈品 而是城市的呼吸

巢錫雄畢業於香港美術專科學校，從20多歲開始一直以獨立藝術家身份創作，刻意避開畫廊的約束，他認為只有獨立藝術家方能「不受條件限制，不受商業束縛，享受創作的過程」。

回顧藝術生涯，巢錫雄經歷了多元化到一元化再到開放後的創新，面臨過多次生態劇變。他於2002年作為董事會成員加入獲政府資助的團體「藝術公社」，在牛棚藝術村為藝術家提供廉價展覽空間，但因運營分歧於去年退出。近年，巢錫雄成立新平台，繼續支持本土創作，如兩年前成立的「藝術香港交流學會」，延續了扶持本地藝術家辦展覽的宗旨，今年5月還在亞洲博覽館舉辦了水墨主題展。

「不可否認香港的藝術產業蓬勃發展，但市場交易行為對香港獨立藝術家沒有幫助，他們幾乎參與不到競爭激烈的藝術市場中。」巢錫雄認為獨立藝術家「自救」道路之一，是搭建起民間支持網絡。他積極成立的「藝術香港交流學會」，以作品質量為唯一標準資助年輕藝術家，20年間推薦十餘名獨立藝術家參與商業項目，試圖突破政府資助繁瑣、限制多的局限，推動香港藝術生態的多元與開放。

### 助本地藝術家廉價租場

巢錫雄亦參與過多個藝術團體，發現香港本土藝術生態存在結構性問題：本土獨立新晉藝術家冒頭後沒有延續性支援，他們往往要獨立運作，例如通過自行策展或商業合作來維持曝光機會。

正因曾走過獨立藝術家的路，巢錫雄更想為後來人鋪路。他介紹道，在「藝術公社」時期，除策劃特定主題的展覽以外，不會限制獨立藝術家的創作，展覽申請的批准率相當高。幾乎是只要有意向辦展的藝術家，就會獲得以

廉價租金租場展出的機會。到了以基金會為主要支持方的「藝術香港交流學會」，巢錫雄也是以作品為唯一判斷，他表示，相比政府資助的審核周期長、重視藝術家學歷專業，獨立藝術家在民間組織取得資助更簡單，只需要提交作品，因此一些年輕和非科班出身的藝術家也有機會參展。他還向自己長期合作的地產商新鴻基推薦了十餘名香港獨立藝術家，令他們有機會參與商業項目而獲得收入。

正如巢錫雄在葵涌工作室牆上的標語所示：「藝術不是奢侈品，而是城市的呼吸。」香港獨立藝術家面臨資源不足、商業壓力大、資助繁瑣等挑戰，但這也是香港藝術發展的未來空間：藝術商業共融、政府和社會多關注年輕藝術家的需求，提供更簡便的資源支持，創造一個讓香港藝術家創作、成長的良好環境，都是促進香港藝術持續繁榮的重要途徑。當獨立藝術家真正被視為文化基因的守護者，而非市場博奕的個體戶時，這座城市將展現出新的藝術生命力，從而進一步提升香港在國際藝術舞台上的競爭力與影響力。

展望未來，巢錫雄表示自己計劃聚焦地鐵人物系列創作，以公共藝術介入城市空間，同時將持續通過慈善拍賣踐行社會責任，同時探索新媒體推廣渠道。他亦建議政府真正要做的應該是看到風格多元而豐富的本地藝術家，並



▶有50年獨立藝齡的繪畫、雕塑家巢錫雄。小凡攝

▽何紀嵐是著名畫家何百里的兒子。小凡攝

▽書法家青山不墨

●香港藝術館



能導致創作熱情消退，陷入為商業而創作的困境。

●巢錫雄為地產公司項目創作雕塑作品「心連心」。

### 為求自主性堅持獨立身份

相較之下，作為嶺南畫派傳人，「藝二代」何紀嵐認為個人藝術風格的建立對市場十分重要。儘管未簽約過畫廊，有時他會與畫廊合作辦展，相比簽約有更多的自主權。他表示，獨立藝術家面臨的主要挑戰在於缺乏資源支持，需自行承擔推廣、銷售等環節。相較簽約藝術家，收入穩定性不足，但換來創作自由度，不必受畫廊排期或商業指標束縛，可完全遵循內心節奏創作。這種自主性是堅持獨立身份的重要驅動力。

何紀嵐雖於今年獲選了2025年國家藝術基金「美術個人創作」項目，但他表示，幾乎沒有申請過香港政府提供的藝術項目資助，因與資助內容相比，申請流程繁瑣且耗時：「不如把申請表格的時間用來多畫一幅畫。」他倡議香港在藝術資助上能夠簡化流程，多一些重量級資助，針對不同形式的藝術提供專項資金。



藝術家巢錫雄

獨立藝齡：50餘年



●巢錫雄繪畫作品《HK-Area 41》

●巢錫雄策劃的2019年大灣區藝術節。受訪者供圖